



書
十一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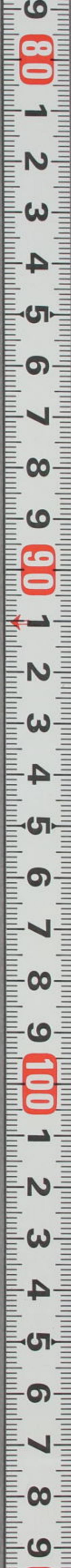
泰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服部文庫
117
145
4



117
145
4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凡四十一篇九篇亡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傳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茲附

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
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傳

十三年正

津上一有孟字

則

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作泰誓

三篇。傳。渡津乃作。受命十有三篇。○正義曰。惟文王

舉兵伐殷。以下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

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

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眾。史敘其事。作泰誓三

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

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

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

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

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

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

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

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

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

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

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

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

卒父業故也。緯侯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

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

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是

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

尚書

卷之二

及古

候

止

稱

未

民一作土

是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
 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
 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
 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
 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
 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
 是殷之十二月末為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
 以為古史實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
 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
 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
 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追王大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
 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
 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
 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未必可信亦非實也○魯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
 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
 津言師渡孟津乃作秦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
 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
 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

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
武帝時有大常參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
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
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
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
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
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
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
曰朕夢協朕十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于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
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
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
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
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

王一作主

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
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偽
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
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
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
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
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
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
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

大會以誓衆

傳

大會以誓衆。正義曰

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
誓衆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
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
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
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
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

尚書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書

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傳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傳惟十至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
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御師
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御師故言大巡六師
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傳正
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
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
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
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
甲子成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

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傳冢大至聽誓傳正義曰

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
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
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傳曰生之至爲貴傳正義

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
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
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
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
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
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

尚書疏

卷之十五

及古蜀

古弗共作不無作亡

言此以數之與傳言此以數之與

下句為首引也傳言此以數之與

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傳言此以數之與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傳言此以數之與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傳言此以數之與

志反切韻常利傳言此以數之與

反酷若毒反傳言此以數之與

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傳言此以數之與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尚書

卷之六

尚書

言此以數之與傳言此以數之與
下句為首引也傳言此以數之與
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傳言此以數之與
但反傳言此以數之與
今商王受傳言此以數之與
沈酒嗜傳言此以數之與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傳言此以數之與
報反注下同嗜市傳言此以數之與
志反切韻常利傳言此以數之與
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傳言此以數之與
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傳言此以數之與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言此以數之與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傳言此以數之與
不以賢傳言此以數之與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傳言此以數之與
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傳言此以數之與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
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
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
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傳言此以數之與
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常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
或當因兄用弟傳言此以數之與
故以兄協句耳傳言此以數之與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傳言此以數之與

萬姓傳言此以數之與

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傳言此以數之與

彼皮反障之亮傳言此以數之與

反匱其媿反傳言此以數之與

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闡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
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

尚書

卷之六

尚書

尚書

尚書

溢

剔

於

功一作父

一無一故字

詩書

卷之二

漢書

之堂堦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也謂之陂謂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羽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剔剔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剔剔視之言暴虐孕以證反徐養證反剔剔他歷反剔剔忠良至暴虐俱燒也剔剔謂割也說文云剔剔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剔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剔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

尚書

卷之二十七

及古

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以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悛七
全反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

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

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

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糝音咨黍稷曰糝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

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為于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相息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

其志○否方有反○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

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

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

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

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正義曰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君治民乃是

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

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

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當能至天下○正

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

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

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度徒洛。**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滿上一有以字

底古作致

廟上一有之字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

則為逆天，與紂同罪。**傳**貫古亂反。**傳**紂之至同罪。○正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

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冢

反。○**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

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

尚書疏

同下一有欲字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容反。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傳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羣后以師畢會。傳

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

聽朕言。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詁云：徇，疾也。循，行也。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疾也。循，行也。徇，疾也。循，行也。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周

聞一作聽
古不作弗

一作竭若曷反

無度

犁一作黎註同

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眾軍武王國
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七
我聞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

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又苦蓋反
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犁

老昵比罪人
給背之者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女乙反比毗志反給他來

反又音怡魚
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云給

名逋布吳反
背者老壽也舍人曰給背老人氣衰

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
也然則老人背皮似給面色似犁故給背之耆稱犁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
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收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

許一作况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
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
許具

反
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
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

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

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
反籲音諭

穢於
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

廢反
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
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臣下至罪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

愛民。亦反。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

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

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

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于桀者。殷本紀云。紂割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

胎。斲脛之事。而桀皆無。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

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喪

息浪反。長。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

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言文

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

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

于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

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

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天其以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及古月

予又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

克之占。疏言我至之占。正義曰：精者事之祥，人

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

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

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

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

吉，羣人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

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

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受有億兆夷人，離

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

人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

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

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

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疏我治至德同。○正

南宮括及文母，治直吏反。疏義曰：釋詁云：亂治也。

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

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

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見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

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

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

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

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

者天誅之。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言

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百姓有過，在予

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

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

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今朕必往，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

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

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今朕至有光。王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

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

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

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

又益有光明。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

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

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

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

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伐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

之例無。曷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曷勉也。夫

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

克矣。將子匠反。曷哉至非敵。正義曰：取得紂

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

曷許王反下同

以

補

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傳小可克矣傳易勉至克矣傳正義曰易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傳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傳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傳言民畏紂之虐之則當克矣傳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傳懷力傳甚反傳至容頭傳○正義曰懷懷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懷懷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傳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傳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

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傳○令

反重直用反長竹丈傳是其至已上傳○正義曰上反已音以上時掌反傳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二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

古明下有日字

尚書

卷之十一

乃

夫長已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言

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

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

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

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今商王受**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 **疏**情徒 **傳**輕狎至神明

傳正義曰鄭玄論語 **傳**因文重

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

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

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

也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斲一作斬剖作割

言

威一作畏下同

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傳**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

反 **傳**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陟遙

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

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總云微子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于觀其心是紂謂比

下心異於人剖而 **傳**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傳**痛病也言

觀之言酷虐之甚 **傳**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傳**痛病也言

句書疏 卷之十一 十六 及古

古不作弗無作亡

之

害所及遠。○痛徐音敷。又普與反。**傳**痛病至及遠。○正義曰：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似嗟。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

諫而以爲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

巧，以恣耳目之欲。○技其綺反。義曰：不修謂不掃

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

休云：祝斷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

是相傳訓也。勸勉不怠。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

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

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茲一作茲

紂○殄徒典反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

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既

反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

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克

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文王德

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傳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

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

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

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厓釋名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十八 云古者聲如居

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各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竹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音音奔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稱尺證反

牧誓傳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册云地名在朝歌南七

十里字武主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

林音母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

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

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

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

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

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

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

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爲兩

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

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

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

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

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

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

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

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

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卒偏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

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緡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尚書疏

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摠明此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

爽明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旦。○**傳**是克至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傳**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

誓

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

與紂戰。○**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傳**鉞以黃金飾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尚書疏

故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徐起
 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傳八國至之南
 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傳正義曰九州
 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
 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
 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
 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
 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
 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
 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
 爲三羌存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
 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
 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

比楚

古無作亡立

楯

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
 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
 濮伐之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此徐扶志毗志二
傳楯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
 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
 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
 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
 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
 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爲之楯是干與
 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王曰古人
 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之也牝
傳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
傳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
傳雞之晨惟家之索牝
傳牝雞無晨牝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閣

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反**疏**索盡至國

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志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

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雖也爾雅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

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摠貴

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

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

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

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妲己惑紂紂信用之○妲丹達反巳音紀紂妻也**疏**妲己至

義曰晉語云殷卒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

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

舉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

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

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昏棄厥肆祀弗答**傳**昏亂肆

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疏**復扶

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又反

疏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

肆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

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

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

之以道傳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

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

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及古閣

古不作弗

矣

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

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傳士事也

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

傳徐甫婢反下同宄

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今日戰事就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傳今日戰事就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傳愆去

疏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

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眾也言當眾進一心也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

傳勗許大反

疏夫子至為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

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

有伐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

傳桓桓武貌

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

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

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

野。○貌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貌執夷。正義曰：釋

人曰：貌名曰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弗逐克奔，以役西土。****傳**商

眾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

義。○逐，五嫁反。馬作禦，禁也。義曰：逐，訓迎也。不迎

擊，商眾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

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

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

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

為也。盡力以為我。**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罍，許救反。**識其政事****傳**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

修。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

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

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

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亂

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
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

武成○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
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在
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
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
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
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
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
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
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
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
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
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
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

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
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
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
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
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
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
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
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
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圖**文王至克商○正義
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
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
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
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傳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

翼一作翌 註同

尚書疏

卷之二

湯古閣

魄然貌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傳翼

附近之近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

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其

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載徐音

反文王乃偃武修文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

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

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弘農長竹丈反復扶又反

衛駿奔走執豆籩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

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

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作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傳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近始傳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

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

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是壬辰也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敬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

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燔音煩 補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二十七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
 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
 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
 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
 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
 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
 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
 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
 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
 魄傳云始死魄二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
 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
 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
 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

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
 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
 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
 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
 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
 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代商
 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
 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
 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
 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
 倒載至文敎○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車甲櫜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
 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
 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敎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
 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
 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

以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

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暨其器反。

疏

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傳。謂后

祖上一有其字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二十九

及古蜀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

翦一作剪續作績

王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

土也公劉克篤前烈傳后稷曾孫公劉劉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于不窋立卒于鞠陶立卒于公劉立是

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

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大王

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績統其業乃勤立王家疏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况傳大王至

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疏王家傳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

成

綏一作安

文王 業一作統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績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伐

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傳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疏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惟九年大統未集傳言諸侯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

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

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三十

及古閣

底一作致

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予小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履反。致商至川河。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

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

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事告行也。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

殄一作絕

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

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

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

無道。烝。烝之。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

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言大藪。萃。在藪反。藪。素口反。逋。亡也。大藪。魁。苦回反。窟。口忽反。正義曰。逋。亦

召一作邵

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遁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遏亂略

傳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

率俾恭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絲一作綿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

我周王 **傳**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為之除害 **傳** 為于偽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 **傳**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 神庶幾助我

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 **傳**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傳**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逾一作渡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途亦作踰陳

直刃反許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同徐音塵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紂眾服周仁政無有戰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

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

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

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

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

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

言乃稱我也

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蔡商郊

凡經五日口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玉問曰西

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

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罷軍卒皆諫

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

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

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

傳旅眾至距戰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

正義曰旅眾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

著張略反補

反上一有所以二字

尚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

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

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疏皆武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

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敬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觀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疏散西傳紂所至貧民且反疏正義曰藏財

尚書
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

尚書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及古

責一作債

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傳**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傳**施舍至服德。正義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傳**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通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

列一作裂

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列爵惟五****傳**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

尚書疏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及右周

註一作民人士

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兼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

具**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傳**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老養皆聖王所重

傳亮反**惇信明義****傳**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

拱居勇反補

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疏治直吏反**疏**垂拱而天下治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洪範第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洪範第六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

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勝商證反父音甫以箕子歸作洪

範傳歸鎬京箕子作之○範音范鎬胡老反本武

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

尚書疏

卷之十一

洪範第六

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秦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錫至作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辨魚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

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容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正義曰此經

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下民一作天下民

問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馬云陰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

以之

反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周天意何由也

復一作得

天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及古周

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

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

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

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

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為成

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

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

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

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

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

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

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

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

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

以下為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大深定下民與之五常

亡 古本不共作弗無作

尚書疏 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堙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

其五行 堙工本反 堙音因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斃 畀與斃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 畀必二反徐甫至反註

也反敗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

廢父與子堯舜之道 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

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敘 錫星 箕子至攸敘 正義曰箕子乃言答

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

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

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

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

得九類之由也 堙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

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堙水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堙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

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

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

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

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

亂五行也 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畀與釋詁文

斃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

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

木

尚書疏

卷之二十四

及古則

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放鯀至死不放也○正義曰傳嫌極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故云廢父與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敘○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未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

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常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初一日五行
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五事
傳五事
 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
傳農厚也厚
 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爲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傳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又用

三德。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明用上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

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許兩反沮在汝

反。此已上時掌反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

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

疏 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

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

五務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上筮以考疑事。次八

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

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農厚至乃成。正

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

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

農食之本也。食為入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

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

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

為二疇也。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

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

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

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

星辰。乃為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

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

和之。皇大至之道。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不

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
 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
 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
 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
 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
 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
 禹所第也禹為此大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
 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
 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入政為三也
 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
 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
 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
 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
 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
 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
 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
 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

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
 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
 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
 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
 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
 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
 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
 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
 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
 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背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
 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
 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十五筮
 二共成爲七若舉上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上且疑
 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
 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
 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
 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

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
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支福極相近一處故禹
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
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
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
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
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一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同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收

更○揉如西反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

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傳

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

氣味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

陳○一五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

三重第一言其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

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

姓之所飲食也是為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

之所資生也是為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

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

皆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

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

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

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
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
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
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
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
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
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
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
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為春之季四季土位也
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
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
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
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
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
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
十義亦然也○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
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人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
○傳水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
者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
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
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
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
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直改更也○
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註云種穀曰稼
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種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
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
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
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
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
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
所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
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
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

嗅

檢一作簡

必

尚書

卷之十一

洪古

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
 庶微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
 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
 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
 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
 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
 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
 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
 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
 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其
 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二五事**一曰貌**傳**容儀○貌
 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曰言**傳**詞章**三曰視****傳**觀正○視常止反
 徐市止反

四曰**恭****傳**嚴恪○嚴魚檢反

言曰從**傳**是則可從

視曰明**傳**必

貌**傳**貌白

思**傳**思如字徐

息**傳**息吏反下同

貌**傳**貌白

必

明一作哲作作曰

丁

必

清審聽曰聰**傳**必微諦○諦音帝**思曰睿****傳**必通於微○
 悅歲反馬**恭作肅****傳**心敬從作又**傳**可以治明作哲○
 云通也○哲之舌反徐之

聰**傳**聰作謀**傳**所謀必成當○
 列反又之世反

睿**傳**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傳**二五至作聖○
 正義曰此

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
 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
 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
 人之上此有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
 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
 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
 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
 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
 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曰視
 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

尚書
 卷之十一
 及古

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文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

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也。聽。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我。從我則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

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君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微之意，休徵咎微，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

三八政 一曰食，**傳**勤農業。二曰貨，**傳**實用物。三曰祀，**傳**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傳**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傳**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傳**主姦盜，使無縱。七曰賓，**傳**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傳**簡師所

任必良，士卒必練。○卒子**疏**三入政至曰師。正義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教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入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柝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尚書疏。」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漢古 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若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入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焚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數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隱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

所以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四五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時。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三曰日。○**傳**紀一日。四曰星。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五曰曆數。○**傳**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敬授民時。○**傳**四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日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傳**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之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詔寡人之節氣也

辰而莫同何謂也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傳**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

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
 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
 歲日月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
 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
 紀故通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
 以爲五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
 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斂
 是五福之道以爲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
 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
 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爲中正○此毗志
 反註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
 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
 者人君爲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
 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爲教布與
 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
 皆效上所爲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
 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
 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
 阿比之德惟皆大爲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
 也○傳大中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爲名故
 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
 自立其大中之道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
 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
 疇爲德皆求大中是爲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
 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
 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爲一疇耳○傳斂是至慕
 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
 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

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

守汝則念之

傳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

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傳

凡民之行

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傳

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

與之爵祿

○好呼報反下遐嫁反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傳

不合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

進無虐眾獨而畏高明

傳

眾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無虐馬本作亡侮眾岐

局反畏如字徐云鄭首威

疏

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中凡其眾民有道德有所

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中矣○○民戰至敘之○正義曰戰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為官也○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的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不

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汝當至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友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不合至勉進○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太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苟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單至畏之○正義曰詩云獨行絜絜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絜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絜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 ○其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

字徐下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其凡其正直之人既當

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 ○其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

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 ○其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其為人之至用咎 ○正義

于偽反 ○曰此又言用臣之法

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

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

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

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

普

能

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

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

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 ○其功能至昌盛 ○正義

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

知其有能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

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其凡其至接

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

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

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

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其歡心也 ○其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

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

委任禮意疎薄更無恩統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

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答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傳偏不

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本坡音祕舊多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

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好呼報反惡鳥路反註同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傳言辯治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傳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

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

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

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

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中之道而行之

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

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

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

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行也集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

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皇極之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其一作是人作民

歸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洪武閣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迄天子之光傳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

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中矣傳剛能立事○克馬云勝也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傳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傳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變友柔克傳變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變息協反沈潛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克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及古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辟徐

也王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六三德至僭忒○正義

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

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

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

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

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

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

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

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

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

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

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

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

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

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

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者

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

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

也○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曰變和也釋詁文此三

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世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

在土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二
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
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
擇使之註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
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
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
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
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
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
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徐臣當執剛
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
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
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
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
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當然也○傳在
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
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
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

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
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
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
信恆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
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
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卜筮人傳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人而建立之○著音尸乃命卜筮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
細反

曰蒙傳蒙陰闇○蒙武工反
徐亡鉤反
曰驛傳氣落驛不連屬

○驛音亦註
同屬音燭
曰克傳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

貞曰悔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傳卜筮之數卜

兆

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

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三人。占

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人心和

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傳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逢馬云。逢大也。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卿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君臣不同。決之

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傳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

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與反。龜筮共違

于人。傳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疏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

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

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

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洪古閣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蒙 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
 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
 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
 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
 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
 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
 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
 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
 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
 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
 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
 龜為兆。其壘折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
 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
 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
 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
 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
 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
 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蒙 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
 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
 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
 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上筮之事。體用難
 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
 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
 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
 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
 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
 筮之。其卦遇蠱。蠱卦與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
 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
 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卦為外。卦
 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
 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
 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
 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
 三人。○正義曰。此經十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
 玄云。十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洪古閣
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
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
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十五占二其義當如
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
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
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
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
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
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嗥周冕
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
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
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
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
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

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
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
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
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
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
三代法也○○將舉事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
自不卜故云將舉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
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
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
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
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
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
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
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
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反右閣

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眾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
 三其人主待眾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
 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人心至於吉○正義曰
 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
 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
 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
 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
 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各故不須改也○動不至
 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
 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卜十年七百是後世
 遇吉○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
 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
 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
 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
 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後為主故退汝則
 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
 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
 四從一逆者言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

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
 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
 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
 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
 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民又言庶民者嫌庶人
 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
 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
 君臣等也○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
 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
 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眾以眾情可否亦得上敵
 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
 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
 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
 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
 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
 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
 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
 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

命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

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大小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倍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八庶徵義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曰庶眾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為善政則眾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兩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曰雨曰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七
 及古閣

各上一有是字

杜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

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

驗傳乃管反長之丈反傳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傳

音煩庶無甫傳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備極過甚

反徐莫柱反傳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傳凶傳曰雨至無

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傳曰雨至無

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

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

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

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

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

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

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

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

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傳正義曰易說卦云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

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

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

煖也是煖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煖者

煖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

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

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

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

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

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八 及右闕

云

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兩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水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呈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為咎也○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

註燠一作煖

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夫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恆雨則無暘恆寒則無燠恆雨亦凶無暘亦凶恆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曰休徵○敘美行之驗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曰休徵○敘美行之驗○行下○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孟反○曰暘若○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曰哲○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治其職同○曰哲○時燠若○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曰謀時寒若○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曰聖時風若○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及古開

疾一作妄
註燠一作煖

尚書疏 卷之三
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常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序庶草曰答徵傳敘惡行之驗九答其曰狂恆雨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恆暘若傳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恆燠若傳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徐豫羊庶反曰急恆寒若傳君行急則常寒順之徐又音舒曰蒙恆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傳曰谷微至傳風若傳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獲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

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傳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又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行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曰王省惟歲傳王所省職兼所總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歲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傳省息卿士惟月傳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傳別彼師尹惟日傳眾正官之吏分

悉

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

穀用成。又用明。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

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日月歲時既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

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傳曰王省至不寧

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

王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

月也。眾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

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

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

平。文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

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

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

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

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

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

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

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

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

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

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

月日也。傳眾正至歲月。正義曰。師眾也。尹正也。

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

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

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

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
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
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

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報反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

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庶民

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

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奸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

邕
南
北

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

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

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

欲也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

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

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去箕星好風也畢

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

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

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

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

疆正當天之中央南極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

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
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

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外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賜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

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

日壽傳百二十年二日富傳財豐備三日康寧傳無

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

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橫華孟反又如字六極

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辛

苦凶馬云終也折時設反又之舌反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

多所憂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惡傳醜陋六曰弱傳

厄劣厄鳥黃反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

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

不橫天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天性命也。二曰疾病，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傳各成至橫天。○正義曰：成，十二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取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厄劣。○正義曰：厄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

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威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

侯傳○班本又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分

扶問反傳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

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

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

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

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罇以賦諸侯既封乃

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

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

分也

亡

